

科学的八卦史

冯磊

在巨著《自然史》里，老普林尼讲述了他之前的时代人们测算地球周长的故事。

当时，厄拉多塞是位了不起的学术权威。这位学者认为，地球的周长大约是29000罗马里。这个数据，大致等于今天的40000千米。而地球周长的实际值，为40076千米。二者相差无几。

厄拉多塞是亚里士多德的好友，埃及法老托勒密三世的家庭教师、亚历山大图书馆的馆长。

厄拉多塞计算地球周长的方法，在今天被称为弧度测量法。他在夏至那一天，选择太阳直射到赛伊城（今埃及阿斯旺城）的一口水井作为测量点，另外选择亚历山大城作为另一个测量点。实测出两地的距离后，再根据弧长与圆心角的关系计算出地球的半径和周长。

在当时，厄拉多塞可谓是一个智者。

有趣的是，老普林尼在讲述了厄拉多塞的成就以后（称其得到“所有人的高度称赞”，是一位精通各种知识的权威），紧接着讲述了关于地球周长计算的另外一则轶事。

当年，米罗斯的狄奥尼索多鲁斯最终终老于故乡。他去世之后，家中的亲属为其举行了葬礼。期间，家人们发现了一封狄奥尼索多鲁斯亲密签名的书信。这是封寄给留在凡间的人的信件。信中写道，他（狄奥尼索多鲁斯）已经从他的坟墓走到了大地最深的地方，二者之间的距离大约是4830罗马里之遥。

老普林尼说，据当时的几何学者解释，这封信是从地球的中心寄出来的（和古代中国不一样，当时的人们相信地球是一个球体），4830罗马里是从大地表面到地球圆心最长的距离，即半径。据此，几何学者们计算出了地球的周长是29000罗马里。

老普林尼的叙述很有些八卦，或者说有魔幻和神奇的感觉。实际上，不仅老普林尼，伟大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皇皇巨著《历史》，本身也是一本极为八卦的书。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，可能与当时人们口口相传的谬误繁多有关，也与人类的认知水平有关。

从厄拉多塞的弧度测量法，到狄奥尼索多鲁斯的地心来信，我们可以看出，人类对世界的认识，始终在科学与传说（或者说巫术、玄学与八卦）中穿梭。实际上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（甚至包括今天），科学的传播力量都远远不如八卦和玄学来得迅速。一项伟大的科技发明，远不如街头巷尾某个长舌妇的谣言更有杀伤力。原因是：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不是专业人士，而专业的东西解释起来绝对令大多数人头疼；至于八卦甚至谣言的传播，则是瞬间的事情。

事情的真相往往是这样的：一方面，玄学家们要靠科学和实证的东西来验证自己的理论，主动或被动地传播科学理论，比如厄拉多塞等学者的计算结果（只是他们可能会采取另外一套说辞对其加以传播）；另一个方面，即使最严肃的和严谨的科学知识也需要宣传和普及，在这个时候，与科学对立的另一极（比如玄学、比如八卦）居然就派上了用场。

其结果是：一方面，类似地球周长的知识被逐渐普及，人们的认知能力在提高；另一个方面，传播八卦与玄学的人也自以为守护住了自己的底线。

确实很有意思。

爱喝酒的人常常喝醉。其实不仅酒使人醉，美的绘画和音乐也能使人醉，同样好的书籍也能让人醉。

读书之醉大致有三种境界：微醉、大醉、半醉。微醉者就像爱喝酒又喝不多的人，喝个三杯五杯便呈醉眼朦胧之态，所以不敢多喝。即便如此，也是没喝上几口就满脸通红，话也就多了，没遮没掩。所以读书到“微醉”的人总爱对别人说：我又读了多少本书，某某书是如何如何深刻多么多么感人，某某书我已读了多少多少遍。如是你随便问几句书的内容，他马上便口若悬河，滔滔不绝。可你再深问几句其他什么，他便有些答非所问，王顾左右而言他了。微醉的读书人读到兴头上，往往还会铺纸写诗或读后感什么的，以为日后必有大用，但未写几句便丢下笔，合上书，得意洋洋地哼着小曲，倒在床上，片刻功夫便进入梦乡。

而大醉的读书人，则如久未闻酒香的“酒鬼”，一见好酒，便扑了上去，忘乎所以，毫无节制，一杯接一杯，东倒西歪中还不停叫喊：拿酒来！好酒好酒！读书读到太醉者，常常

醉书

许永强

“雪夜书千卷，花时酒一瓢”，一曝十寒，醉态百出，一会儿痛哭流涕，一会儿哈哈大笑。正如明代学者李贽所言：“读书伊何？会我者多，一与心会，自笑自歌。歌吟不已，继以呼呵，涕泗滂沱。”如此“笑歌呼呵，涕泗滂沱”，很让旁人邻里怀疑这个人是否神经出了“毛病”？大醉者读《基督山恩仇记》，就要独闯大海中的孤岛挖宝；看武侠小说，便约人奔峨眉山、少林寺，见了人就大讲特讲书里的“新闻”和“理论”，也不管你知道不知道，爱听不爱听。对读书大醉之人，你最好不要对他所读之书及“理论”提出半点异议，不然他和你没完，非脸红脖子粗地与你争个高低输赢不可，你一看他这架势，说：算了，我们别争了，没意思。可他偏不依，非得让你说“清楚”不可，不然就不让你下班和吃饭，真是岂有此理！

半醉的读书人，颇像高品位的饮酒者，虽极有酒量，但从不乱喝狂饮。饮酒很有讲究，酒要佳酿，时需良辰，甚至对环境和心境也很注意。或“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三人”；或与好友知音青梅煮酒，把酒临风。浅斟慢品，韵味渐浓，终至微醉，似醉非醉，似醒非醒，妙景如歌，好不快哉！读书人在夜阑人静之时，泡上一杯香茗，让书香与茶馨相融清馥，一起在台灯柔和的光线里袅袅飘升。这时候书读至半醉，身不由己，随书里的哲人漫游，得书中之真谛。于是乎，浮想联翩，美景叠出。若与人交谈，书中精神融会贯通，变成自己的语言，举一反三，纵横捭阖，妙语连珠，引人入胜。你能理解领会，他不显得自满；你表示不屑，他也不气恼。读书读到半醉，往往容光焕发，心旷神怡，书中深情美景哲理情思，如梦似幻，美不可言。这真是一种美妙的享受呵！

古檀树

吴银珂

叔叔心脏不太好，我和大哥、小哥一起去看他。我们去的时候他还在稻田里拔草。叔叔说，现在许多人都不种田了，真是奇怪，好好的田都荒了，可惜。八十多的老农民，忧国忧民呢。

我们扯了一会儿就往回赶，发现来龙山山脚和七口老塘之间，又修了一条鹅卵石栈道，曲曲弯弯，杂树碎花，茂林修竹，山风一阵一阵的，真是阴凉得不得了。我们脱了鞋，赤脚走在鹅卵石上，恍惚间又回到了童年。

栈道的尽头，就是村口的老檀树。栈道围着檀树转了几个弯儿，显然就是为了檀树而修的。老檀树有多高？不知道，只知道离白云只差那么一寸；有多宽，也不知道，只知道几十米范围，阳光斑驳陆离。六月的梅雨，把树木滋润得叶绿茎青，生机盎然。抬头看，丝丝缕缕的白气萦绕树间，像云朵，像雾气，又像檀树自己的气息，呼吸之间，有檀树淡淡的清香。大哥说，这棵檀树起码有一千岁了。小哥说，不止吧，我小时候就听父亲说过，乾隆皇帝当年下江南，看见这棵树惊为神树，烧香祭拜，封名万岁树。我说，管它多少岁呢，能给村人带来福祉就是值得敬重的树。

记得我小时候，这棵檀树被雷劈过，拦腰折了一半，欲坠不掉地挂在半空，大火烧了半夜，之后半个多月，一直冒着青烟。村里有人说亲眼看见一条青龙从树间腾云驾雾远去，都不敢去

动它。之后多少年，老檀树变得瘦削嶙峋，苍老枯焦，一副垂死挣扎的样子。树根部烂了个大洞，我每次想看看洞里有什么，母亲慌张地说，不能看哦，树里有鸡冠蛇，吸人血。我吓得再也不敢靠近它。没想到几十年嬗变，古檀树又焕发出了生机。树洞还在，我打开手机电筒看了看，哪有什么鸡冠蛇，倒是长出了一丛枝丫，几只小鸟飞进飞出。地下散落着一些细碎的绿豆糕、粽子、李子等食物，不知道是祭树的呢，还是喂鸟。我抱了抱树，又用力拍了几下，说，嗨，亲爱的檀树公公，我来看你了，您还记得我吗？我又来到洞口，对着里面大声呼唤，喂，檀树公公！过了一会儿，里面传来了嗡嗡声，算是回应了。我很开心，我是快耳顺

之年的人了，在古檀面前依然是小屁孩。

离开檀树就进入村子了，稀稀落落的十几户人家，都有人出来跟我招呼。金发拄着拐杖立在门口。我问：“怎么了？”“前列腺癌。”“气色还好啊”。“呵呵，三年多了，花了十来万。”建平坐在门口剥毛豆，我问他身体怎么样了？“早整好喽。”他指了指墙上的牌子，“重点贫困户”。又碰到拎着篮子准备去河里洗衣裳的小奶奶，头发白了，脸上却红润健康，我问他“日子还好吧？”“要得要得哦，你小公公不是抗美援朝过嘛，有遗属补助嘛。”

我们是三哥邀请回来避暑的。三哥盖了全村最豪华的别墅。饭间人多菜足，热闹得很。我却有点心不在焉，一直遥望着那棵古檀树，感觉它也在注视着我们。据说，几乎每一个村庄都有一棵古树，每一棵古树心里都装满了历史和故事。我好想倾听古檀讲它自己的故事，讲讲我们的村庄，讲讲先辈们的过往……坦率地说，我对故乡，了解的实在太少太少。

